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走入黄才畈村,便走入了一片诞生革命传奇的地方。山的博大与丰富给了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力量与资源,山的坚实与峥嵘挺起了老区人民的脊梁。黄才畈村人拥有山的品格,也安享山的荫庇,因山而起,因山而强,薪火相传,绵延不绝。

黄才畈村所在的红安县上新集镇,位于红安县西,地处红安、黄陂、大悟三区交界处。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,是著名的革命老区。革命战争年代走出了刘华清、韩先楚、李世焱等一批人民军队高级将领。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程颢、程颐曾在这里讲过学。该镇“小程山”便是当年人们为纪念他们而用其姓氏命名的。

我生在这个村,长在这个村,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,也是在乡亲们饱含期待的目光中走向军营的。6月末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绿草环绕的黄才畈村。走进阔别40年的故乡,这里的纯朴、宁静和温润,让我们瞬间回归简单质朴,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。

穿过弯弯曲曲的山村小道,我们去瞻仰黄才畈会议旧址,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的大本营。黄才畈会议旧址,位于黄才畈村村落中部的巷道内,坐东朝西,砖木结构,面阔三间,深一进,为一厅两厢。1932年10月10日晚,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才畈召开紧急会议,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作战,意图是调动和歼灭敌人,伺机打回根据地。会后,由于敌方重兵围追,红四方面军无法实现打回根据地的计划,被迫西行转战,进入川陕边界,经过艰苦的斗争,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

今天的黄才畈村,是一个精妙绝伦的田园山村。爬上蜿蜒盘旋的坡地,放眼望去,无边的林海、茫茫的翠绿,似一幅画家挥笔而就的水墨丹青,置身山村,如入人间仙境。一座座山岭如巨龙追风逐雾,在云烟里或翻腾,或奔跑。不一会儿,阳光冲破薄雾,喇地放出万道金光,云裳轻轻飘走了,眼前的山岭,汇成一层层绿波,翻起一道道绿色的巨浪,在岭巅、在谷底、在山间涌动。

我们踏上石阶,怀着敬仰的心情,向蔡申熙军长的雕像走去。越来越近,我仿佛听到了从遥远的历史天空传来一声声响彻云天的枪声,随即而起的炮声、呐喊声、厮杀声,汹涌澎湃,交响汇聚成一首雄壮的军歌。雕像后面的草丛中,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,整齐排列着黄才畈村230位革命烈士的墓碑。这些革命军人英勇顽强、不畏牺牲,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高高飘扬在黄才畈村头的红色国旗。

1932年9月,当红四方面军向西线黄、麻地区转战,到达黄安河口镇以东地区时,敌人两个纵队又两个师团追上来。红二十五军一部掩护大部队突围转移,蔡申熙身负重伤,肠子流出一半,他强忍剧痛,用手捂着肚子,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,为共产主义理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蔡申熙牺牲时只有27岁,是红军最年轻的指挥员之一。人们描述那场战斗的惨烈时说,敌我交锋,尸横遍野,鲜血染红了附近的一条小河……

# 红色黄才畈

■王世军

后一滴血。蔡申熙牺牲时只有27岁,是红军最年轻的指挥员之一。人们描述那场战斗的惨烈时说,敌我交锋,尸横遍野,鲜血染红了附近的一条小河……

在村党支部书记黄忠金的娓娓讲述中,我用心地捕捉着历史的身影,不愿错过任何细节。然而,这血染山河的悲壮又让我沉重感伤,于是我闭上双目,安静地伫立在雕像旁,仿佛与蔡申熙的灵魂对话,感受革命先烈精神的伟大。

历史的长河时而奔腾时而沉寂,岁月无法风干那些惨烈的记忆,然而黄才畈村是无所畏惧的,它经过战争的洗礼,又孕育着新的生机。岁月冷暖,冬去春回,身后的青山、村前的密林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,年复一年,黄才畈村永远以它温柔宽厚的臂膀,呵护着在这里世代生息的村民。当我们把深情的目光投向这片神奇的热土,去追寻她那负重前行而又不失轻盈的步履时,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的黄才畈村,正在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,投身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之中,在绿波林海间延续着昔日的辉煌。

如果说故乡的70年是一支歌,那么黄才畈村230位烈士所留下的红色足迹便是最隽永的音符;如果说70年是一幅画,那么黄才畈村的变化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老人们提起当年往事,总会感慨不已:变化太大了。从当年的饥寒交迫,到如今的衣食无忧,这个深山里的小山村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。公路笔直,楼宇林立,当年的穷山沟如今绿树成荫,田畴纵横,革命精神在这里绽放着时代的光芒。

# 成长

■胡丹青

与心邂逅

小说,为生活插上翅膀

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海军场站。他在一个很普通的时间地点和他相遇了。

“排长,你是学什么专业的?”一班长周浩好奇地问道。

“仓库管理。”陈铭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毕业季,挂着一道红的陈铭来到这个海军场站的警卫连任一班长。说实话,他的内心是波动的,自己学的是仓库管理,早晚要去军械仓库当助理员,排长一职只是过渡,因此他并没有把班长周浩放在眼里,也没有把警卫排的工作放在心上。

一班长周浩军事素质过硬,一心想要带领大家为班排争光,因此对于陈铭漫不经心的态度有些不满。

一天,陈铭路过一班时,正碰上周浩在严厉地批评一名新兵,原来这名新兵小王在站岗执勤时态度不端正。

“小王,可以跟我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?”陈铭看着他。

小王倒是一点也不怵,坦然迎接着陈铭的眼神:“我不想留在这儿天天站岗。我每天自我加压地训练,就是希望将来能去靶场,离实战再近一些。”小王的声音里透着坚定。

“我说一班长,我觉得小王想当个精武标兵,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。”当天的排务会结束后,陈铭找到周浩,开门见山地说。

“作为新兵,他现在应该做的是安心本职工作。”周浩的话里夹杂着怒气,“连站岗执勤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,还谈什么理想。”

“他想寻找一名军人的价值,这总比安于现状、没有追求要好吧?”陈铭笑着

# 重返战位

■余艳

胸脯,“我!一个海军老兵的身体,狗咬我一下,狗都会死!”

吴春英破涕为笑……

几天后,大连。三个老兵在南码头上奔跑。无尽的波涛,美丽的夕阳,姜开斌振臂一呼:重返战位喽!

“你老兄可别定错位,不是重返部队,我们是来打工。”

打工也是为国家,又不是为个体,关键,还能用上我们熟悉的技能。那些机械阀门、电器开关,熟悉得像自己的手臂脚趾,闭上眼睛我都能摸着。一晃离开老业务快30年了……没想到,都把老骨头了,还用得上。

黄超富接过话:老骨头咋啦?硬着呢!铮铮铁骨,哪一节都能撞响战鼓!是哦,国家重点试验平台,咱们都能派上用场。不是这,谁能把我们三大员组到一起?

你说,这心咋还像年轻时那么激动,又像回到了青春时代。姜开斌说完,给了黄超富一拳。“黄超富去,我就去!”这一“组合”就亮相了。

姜开斌指的是两个月前三人一起应聘。国家要招有经验、对船舶事业有感情

的老兵。姜开斌首先说,我们仨是战友,更能打组合拳。两个机电,一个轮机,抱成团,啥难关攻起来心里都有谱。不论条件,一个调子:能为国家再出把力,能再回到那片梦绕魂牵的大海,足矣。当然,他们的履历也在说:人人都是技术尖子,个个都屡建功。他们从骨子里释放出的向往和热爱,让专程来湖南挑兵的七六〇研究所两位领导有了一致的声音:这几个老兵,要定了!

事后,刘子辉最感慨:“我和斌哥同一天参军,同一天转业;和老黄一艘舰舰,同一天出海,同一天返航。若有战、召必回,重返战位又一同出发。这人缘情缘,长到永远!”

偏偏这时,姜开斌妻子吴春英带着女儿来到基地驻地。听到他们“推迟返航”的消息,吴春英的心揪起来了。再走进丈夫的单人宿舍,两封没有封口的信端正正放在桌上:

“春英,我亲爱的妻子,如果部队把这封信转到了你手上,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和我们的女儿微微……”这是一份遗书!落款是一个月前出海的日期:1987年2月15日。再抽开第二封,还是遗书,是给老母亲的。

终于熬到战舰返航的那一天。经历了生死考验后与家人重聚的画面让多少人刻骨铭心。

乘风破浪的战舰入港了。压抑在一个4岁孩子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浓浓思念,突然像火山一样喷发。姜开斌的女儿小微微朝着越来越近的战舰边跑边呼喊:爸爸……爸爸!

当天夜里,女儿突然发起高烧,口吐白沫,牙关紧闭,呼吸微弱……姜开斌抱起女儿冲到基地医院,上氧、拉监护器、输液……女儿脱离危险了,姜开斌嘴唇颤抖,五官都急得变了形。

那天,刘子辉赶到医院,说:赶紧把随军办了!这事不能拖,越快越好!

姜开斌一脸为难:家里的几个老人怎么办……他望着清晨的窗外,这座军港,先后创造了数十项载入共和国海军史的记录,也走出了80多位共和国将军。这里,有学不完的东西,有自己终身的追求。真想待一辈子啊。

难道,你……想转业?刘子辉一脸惊讶地望着姜开斌。只见他痛苦地低

头,不敢正视眼前的战友。

刘子辉说:“我和他一起转业回常德后,就再不许我们提‘战舰’,他是把对部队的爱埋在心里最深处。”后来,他把自家阳台改造成一间书房,书架上最多的,还是海军机电技术书籍和资料。我心里犯嘀咕:转业这么多年了,他一个公务员,看这些海军机电书干啥呀?莫非,他还想上战舰……

平台休停状态,宋月才和刘子辉看见姜开斌正全神贯注蹲在他的战位上。这个痴人,是找到了他真正的战位。

三

2019年3月底,常德姜开斌家。姜微微复说:大半年前,我和爸爸通话,他兴奋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。

6月2日,我们去看了修船厂,看到“小黑”了;6月16日,我们返回大连,准备迎接改造、修整好的试验平台归来。后面还加了一句:迎“小黑”回家,像当年盼着你妈带你来部队一样,我那个望眼欲穿哟;“小黑”接回来了,我们恨不得天天都钻进平台,摸索探索,尽快熟悉系统,早日跟改装好的设备融进对话……

从爸爸每次打电话兴奋的口吻中,我知道,那里有他一辈子的追求。可我无比悲哀:无论我们怎么爱他,他还是爱他的大海;无论我们怎么爱,不干好他的事、还清他的“账”,别想拉他回来。

海,是爸爸一生的梦——他说过:当海军、奔大海,谁没有海洋强国梦?从三洲四水到渤海之畔,爸爸说:梦里都想它啊,就想那一抬头就是能看到大海的地方。

那天,妈妈非常认真地对我说:这个家欠你爸的,我们都欠他的呀……一份巨大的大海,感情的、精神的,永远的。怎么还?你爸呀,他用生命……去兑现承诺,用余生去报效国家。

“8·20”抗灾抢险后的第二天,吴春英母女在视频前辨认: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是黄叔叔和爸爸。那片大海,就是你的魂。有险情,他肯定会冲上去!

8月20日上午10时,冲在最前面的黄群、姜开斌刚在缆柱前作业,一个大浪将两人打入海里。码头与平台间两三米宽的缝隙里,大浪将他们撕扯、摔打着……

值班30多小时的刘子辉,冲出舱位,与战友一次次抛绳缆,呼喊施救;黄超富一看战友落水,来不及想生死,随手拉住一根绳缆,跳进汹涌的大海。

“当时,斌哥的头部血流不止,已经失去意识,无法配合施救。被大浪打得呛水太多,我体力也渐渐不支……在持续40多分钟的艰难营救中,险象环生、生死未卜。最后一次托举,一个巨浪劈头砸下,我也被砸晕过去。再醒来,大浪已把我们打开很远了。”

最终黄超富获救,他和刘子辉无力地趴在码头上呼喊:“斌哥——你不能走,不能丢下我们,丢下你钟爱的……”“小黑”。

2018年12月31日,吴春英在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中听到那句饱含深情的话: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、壮烈牺牲的黄群、宋月才、姜开斌同志……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。

吴春英抹着眼泪说:“开斌啊,你听到了吗?……”

# 不负戎装

■路景顺

看!那一抹亮蓝色遨游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,与雄鹰并肩齐飞。

看!那一抹嫩绿绿奔跑在金色的土地上,与大地母亲相拥。

看!那一抹雪白色航行在浩瀚的碧波上,与海天融为一体。

我热爱军装,感恩军装,是军装给了我自豪喜悦,是军装使我变得勇敢刚强!

我对军装最初的认知是从姥爷那里开始的。儿时我就记得姥爷有一套老式的军装,军装老旧泛白,补着大大小小的补丁。军装洗得干干净净,叠得整整齐齐,就放在衣柜的抽屉里。有一次我和院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,玩到兴起时,我翻出了姥爷这身军装,把上衣胡乱套在身上,拿根竹棍当马鞭,沾着泥巴乱甩。那天,我满头大汗地跑回家,正碰到姥爷回家,看到军装上满是污点,姥爷气得说不出话来,拿起竹棍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那是姥爷第一次打我。

晚上,姥爷轻轻抚着我身上的紫红色印迹,心疼不已。在橘黄色的灯光下,

他一边给我按摩,一边给我讲述这身军装的故事。原来这是一件经历过血水洗礼的军装,那一个补丁补上的是曾经的弹痕,那泛白的颜色洗掉的是沾染的鲜血。多次荣获战功的姥爷退伍回乡,一直珍藏着这身军装,也珍藏着他军旅岁月最珍贵的记忆。那天,故事讲完了,姥爷满腔豪情地给我念了一首他写的诗:战火纷飞当年,浴血抗战不等闲。出生入死何所惧,征战胜利凯旋还。也许就是从那天起,我的心也有了一个军装梦。

记得当我穿上军装的那一刻,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自豪感和幸福感,它发自肺腑,源于血脉。那是一种朴实诚挚的热爱,是一种纯真热烈的情感,那一刻,我走近了姥爷,也理解了姥爷。原来军装,是生命,是信仰,也是责任。

一个军礼,心怀坦荡;一顶军帽,承载担当;一身军装,担负使命;一个背包,铁骨柔肠。穿上军装,我便生长出忠诚的筋骨,流淌着无畏的血液,我将用汗水浇灌迷彩青春,为戎装增添别样的光彩!



姜开斌瞒着家人去应聘,是听说他们要去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叫“小黑”,那个海上驰骋的大家伙跟他服役13年的老伙计很相似。

它停泊靠岸,军旗猎猎卷起螺号声声,群鸥翻飞唤来海浪起舞,满载着国家使命的试验平台肯定更威武、更雄壮;它离港远行,雷霆般的神速,鱼翔式的寂静,充满威慑!它是科学与装备的完美结合,是意志和品格的高度凝练。

就在那一刻,61岁的姜开斌坚定了:去,迎着海风吹拂的方向奔向“小黑”。一同朝大海方向奔跑的还有姜开斌的战友、湖南老乡黄超富和刘子辉。

可是,没想到5个月后“小黑”遭遇了一场灾难。“温比亚”台风过境大连,狂风呼啸,暴雨倾盆。狂风卷着海水,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擎天水柱,不断撞击着码头。“嘭”“嘭”先后两声巨响,崩断的绳缆像一根面条,瞬间被抛向高高的乌云。

试验平台上保障员刘子辉接连发出紧急信息:1号系缆桩受力过大严重变形断裂,绳缆脱落!首部缆绳吃紧!2号缆绳双系统柱断裂……

到10时20分,平台上8根系缆柱已有4根断裂,透过值班室窗户望出去,缆绳脱落后“小黑”在巨浪的冲击下剧烈摇晃,也许瞬间会崩离码头,触礁倾覆,毁损翻沉!

保护“小黑”!黄超富忘记了自己年过花甲,身上有伤;刘子辉忘记了身在平台,正被别人救助;姜开斌似乎什么都没想,一名老海军,一个老党员,没有观望、不会退缩,与同在码头值班的黄群、宋月才、黄超富他们一起,穿上救生衣,朝码头、朝风浪——冲去!冲向最需要又最危险的位置!冲向魔鬼般肆虐的风暴中心!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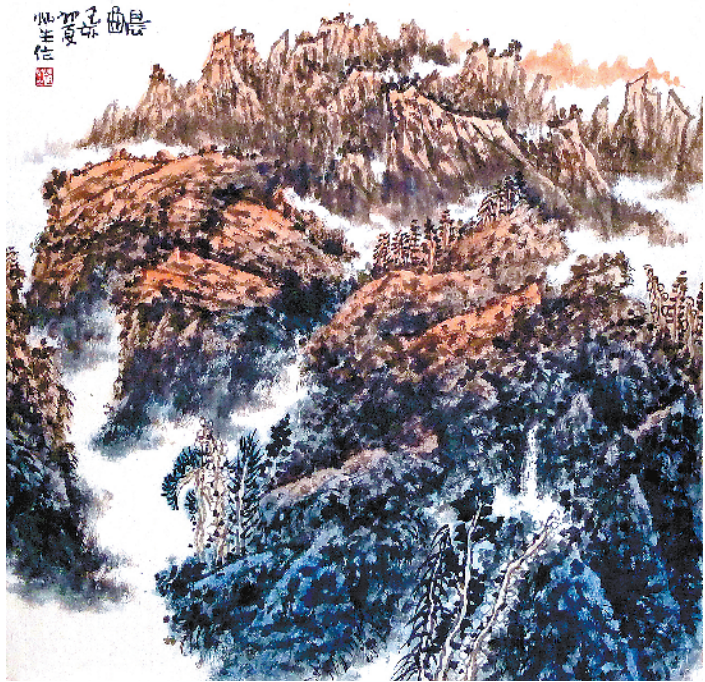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……等你回来!……”姜开斌的妻子吴春英两眼湿润,端起酒杯为丈夫送行,那天是2018年3月11日。

餐桌上摆好了几个菜,两只酒杯早已斟满。夫妻俩面对面坐着,吴春英打破了沉静。你重返大连,我想挡也挡不住。这些年……我知道,我欠你一个海军梦……

春英,别这么说。当年为家我选择转业,那时你有扛不动的难。如今,我选择重返,是国家在召唤我们老兵,我得去!这不光是圆自己的梦,是把欠国家的、欠部队的,还上!

吴春英瞪大眼睛望着对面的人。像终于恍然大悟。原来,他心里欠着这么大的——账!一次欠快30年!

可吴春英想说,你年过60再“还账”,身体扛得住?姜开斌从妻子的眼神里读出了支持与担忧,拍了拍自己的



晨曲(中国画)

赵炳生作



# 长征

第4612期